



1992

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2年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选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11

ISBN 7-02-001712-6

I. 1...

II. 人...

III. 短篇小说—中国—1992年—选集

IV. I247.7

封面设计: 徐中益

责任编辑: 胡玉萍 刘会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6印张 2插页 372千字

1993年9月北京第1版 199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定价 9.15 元

目 次

二十四面风	姜貽斌 (1)
红狐	李乔亚 (13)
秋风	阎欣宁 (35)
绑票	孙方友 (50)
白煤	刘庆邦 (55)
喊山	安 琪 (66)
孕妇和牛	铁 凝 (69)
酒话	范小青 (76)
画星和我	刘心武 (86)
斋月和斋月以后的故事	(回族) 古 原 (103)
关东匪与民	刘国民 (113)
留贼	(土家族) 蔡测海 (141)
拳师	陆 明 (145)
高枕·寿桃	李贯通 (157)
七月鼓·八月瓮	白天光 (168)
十七岁	常剑花 (182)
涅槃	李国文 (207)
秋日	吕 斌 (227)
“二印将军”传奇	陈 军 (242)
极乐之门	亦 麻 (254)
蓝鸟	张京平 (268)

调试.....	王 蒙 (273)
女人之约.....	毕淑敏 (284)
锁着的抽屉.....	裘山山 (312)
狗殇.....	卢万成 (336)
三个人的故事.....	晓 苏 (355)
罗刚杀人.....	〔美国〕陈漱意 (368)
问天.....	乔典运 (395)
时光与牢笼.....	陈 染 (409)
土壕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刘震云 (426)
92年,5月17日.....	邓建楚 (439)
闲肉.....	赵德发 (454)
奔袭.....	柏 原 (474)
走向枪口.....	侯健飞 (492)

二十四面风

姜贻斌

浩无老师极不惹事。学堂里那些鬼打架扯麻纱的事一律与浩无老师无关。他不拢边。一看见这类事他就躲得远远的，就心里发麻，就想这哪里还像个老师。为人师表么？哼！

升工资那回，两个女老师在会上公然大动干戈，揪头发，鬼喊鬼叫，竟无人去劝架，只是看。浩无老师就不忍心看。窑山里的学堂和家属房子都混在一起，学生或家长看见了听见了像个什么样子？于是他就慨然说，莫吵了，我这一级不要了，你们上。老师们一脸的惊讶，问，浩无老师，真的？

浩无老师便点点脑壳。

于是那两个女老师立即松手，梳散乱的头发，抹满脸的泪水。于是会议就很安静地开下去。其实浩无老师的这一级是铁定的，撬不脱的。却让了。浩无老师看不得老师不像个老师的样子。就宁肯自己呷亏。

浩无老师对那些势不两立的老师们一律采取中立态度，不偏不倚。国中老师他们几个与玉华老师他们几个就因为不是家乡人而矛盾重重。便都来拉浩无老师。浩无老师说，你们最好讲和，闹什么呢？没有意思的。我哪边也不去，这点要请你们理解。

两边的老师就都没见怪，晓得浩无老师是这么个脾性。

浩无老师对每个领导以及双方的有生力量也是如此态度，

不沾边，不得罪。有回校长过五十生日，喊了他那边的老师去呷酒，也顺便喊了浩无老师。浩无老师不去。他晓得这餐酒是万万呷不得的。只是又不想得罪校长。人家喊了你，你断然拒绝，不好。浩无老师便请人带信去，说自己这几天拉肚子，呷不得油东西。

浩无老师这样处理各种人事关系，自己便落得清静，学堂里有什么阴风阳火都不会扯到浩无老师身上。

浩无老师四十一二。一脸络腮胡。当过兵。后来复员回窑山，又撞着机会去读工农兵大学。读了两年，就回来教书。教物理。浩无老师除了上课之外，只做两件事。一是擦单车。他老婆和崽在乡里，百多里，浩无老师每个星期六下午一路风踩回去，星期一又赶早一路风踩回来，所以，那部单车他是看得很重的。从每个星期一下午开始，一有空，便擦单车，或洗零件，或上机油。一部单车朝天摆在宿舍里，慢慢地擦，悠悠地洗。也怪不得，那条马路全是石碴路，石头有碗大，于单车损伤极大。若不勤擦洗，单车会烂得很快的。所以，浩无老师的那部单车骑了许多日子，仍然很新很新。除了擦单车，就是打篮球。浩无老师每天下午放学之后，总要拿个篮球去打。姿势不怎么样，却打得很认真。无人时，便一个人站在罚球线上定点投，或三步跨。有人来，就跟大家一起打边。嗬嗬叫，很凶的样子，和平时判若两人。

其实，浩无老师也是喜欢扯谈的。谈什么呢？谈他每餐要呷六两饭；谈窑山的食堂太小气，六两饭只有五两三钱左右；谈食堂里的菜炒得不好呷，油没有油，盐没有盐；谈得最多的是自己那个有心脏病的老弟，说他二十多了，在乡下，做又做不得，恼火。浩无老师就只谈这些。有老师愿意听，他可以谈一个夜晚；不愿听，拍屁股就走，他也无所谓，照旧擦他的单车。

浩无老师其实很有几次机会上去的。有几回选教研组长选工会组长选教导主任，那两边的人都想自己的人上，结果都上不去，互相抵。于是就想到浩无老师。选他，双方都赞成，但浩无老师死活不干。随领导劝，随老师们劝，也不肯。他说，我没有那个水平。又说，我教我的物理就可以了。

浩无老师从不惹哪个，可也平安不了。一次，有个老师竟惹上了他，惹得他忍无可忍，使他破例地大火了一回。

惹他发火的是个女菩萨，叫玉珍老师。玉珍老师原先在农村教书，不晓得怎么一转一转，竟转到窑山学堂里来了。她男人又不是窑山的，在附近不远的一个县七中，也教书。凭这点，就说明这个女菩萨不是个等闲之辈。

玉珍老师来窑山学堂不到两年，就连升了两级，还评上了先进。好处竟让她一个人占去了。弄得老师们眼睛红红的，直骂娘。有的男老师背地里说是因为玉珍老师长了一身好肉。她血气足，那脸一年四季泛桃子红。

有一回，窑山里评劳模，给了学堂一个指标。老师们就聚拢来评。一开始，玉珍老师便抢头发言，讲自己从六二年开始教书，一直教到现在，如何如何。总之大言不惭，没有半点的谦虚。老师们听罢很不舒服，心想你玉珍老师来这里两年不到，捞了许多好处，这回竟又不放过，那叫许多在这里教了一辈子书的老师如何想？便都不作声，不讲她好，也不讲她不好。

于是玉珍老师脸上的桃子红渐渐变紫，发白。突然，她一把抓起桌上的茶杯，叭地砸在水泥地上，粉碎一片。接着就哭叫起来，我晓得，我晓得有人在背后戳我的烂，不要以为我不晓得！

老师们就惊讶地看，看她说的哪个。

玉珍老师又摸出手绢，一边抹泪，一边说：有些人呷了饭，

没有事做，只晓得擦单车打球，这还不算，竟还要戳我的烂！我跟哪个人搞了？啊？说呀，说呀！

一片哗然。老师们全部将目光集中到浩无老师身上，大家不相信浩无老师会这样无聊。浩无老师开先还怀疑自己听错了。看看各位，那目光就明显地告诉他没有错。他便伸一只手指指自己的嘴巴，对玉珍老师说：玉珍老师，你讲的是我啊？

玉珍老师的脸怒气冲冲地对着墙壁，说：哪个猪弄的说了，他自己心里明白！

浩无老师宽容地笑了笑说：我反正没有说。

玉珍老师又叭地拍一下桌子，说：想赖？赖不脱！有些人看起来老老实实，平时一个屁也不放，其实，一肚子鬼！

浩无老师又笑，说：你讲我？

讲又怎么样？讲又怎么样？你想呷掉我？！玉珍老师起身，冲到浩无老师跟前，眼珠怒怒的，鼓老大。

浩无老师这才觉得事情复杂了，让不得。一让别人还以为真的是你。于是，也板起脸，说：你硬赖到我身上，那也不要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你还想打人噉？你打，打呀！玉珍老师将一身好肉直往浩无老师身上搥。哭声更大了。

浩无老师陡地站起身，抓起椅子一顿，气呼呼地说：我的为人各位老师都有本帐，今天玉珍老师硬要跟我过不去，想拣软的出气。那我就告诉你王玉珍，二十四面风，随你刮哪一面，我都不怕！我浩无这辈子还没有惹过人，但是今天，看来想不惹也不行了，那我就要好生惹一回！说罢，拖起椅子就冬冬冬地走了。挟一路火气。

玉珍老师还在哭，还在骂。老师们不大劝。头一回看见浩无老师发这么大的脾气，都觉得很刺激。会散了很久，老师们

还不散，叽叽咕咕议论不休。

浩无老师当真第二天就开始行动。单车也不擦了，篮球也不打了，一反往日的习惯。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就往其他老师的家里跑。真戳王玉珍的烂。他说：王玉珍这个猪弄的好厉害，想用放泼来争名额，其实是做贼心虚，怪哪个又不好怪，就拣软的呷，怪到我脑壳上，想呷住我浩无。你们晓得什么，只管讲，莫怕！我浩无不会说是你们讲的。我这回不扳倒她这个猪婆，我就砍下胯里的二两肉！

那些老师平时对玉珍老师恨得牙齿格格响，如今浩无老师要他们讲，又一个个害怕了，舌头总转不动。

浩无老师有点不耐烦，问：到底晓得不？

一个个回答：不。

浩无老师挖了几天线索，挖不出名堂，便叹这些老师平时你争我斗的，这回却又一个个胆小如鼠。他不禁苦笑道：人好怪。

但浩无老师丝毫不灰心。许多人暗示他不要弄，弄不赢玉珍老师的，那猪婆有背景。浩无老师却不信邪，颈根一硬，说：莫劝，我这回下了死决心。宁愿不教书，下窑，也要扳倒这个猪婆！

停了几天篮球，那天放学后，浩无老师又继续打了起来。学堂地坪不大，中间放个球场，还有两个沙坑，四周便围了教室。稍不注意，那篮球就蹦到教室的走廊上去了，有时打碎几块窗玻璃，吓得人喊爹叫娘。

浩无老师打着打着，正巧玉珍老师从办公室走出来，手里提个包，准备回家。浩无老师装着没看见，迅即对准玉珍老师，一球狠狠地砸过去，恰好打在玉珍老师的脑壳上。玉珍老师“哎

哟”一声，只觉眼冒金星，一个趔趄跌坐在了地上。

浩无老师赶紧喊，对不起，玉珍老师！又继续打自己的球。心里却暗暗发笑。

玉珍老师有些哭笑不得。她晓得篮球间或飞到走廊上来，打窗户或者打人。但一看是浩无老师，就疑心这猪弄的是存心打的。于是就骂：瞎了眼睛，瞎了眼睛！

浩无老师一点不生气，一边拍球，一边说：篮球又没有生眼睛。

玉珍老师晓得今天吃了个哑巴亏，只好站起来，拍干净屁股上的灰，气鼓鼓地回家去了。

当时，有几个老师坐在四周的走廊上，清楚看见浩无老师是故意打的，觉得很解恨，便都不作声。等玉珍老师一走远，就一齐嘻嘻地笑起来。说：浩无老师，你这家伙……嘿嘿……

浩无老师一本正经地说：的确是失手，是失手。又旋即一个三步跨，上篮。

浩无老师教初一和初二的物理，两个头。初二班有个叫王小红的女学生，是玉珍老师的侄女。王小红的成绩不好，在班上算个差生。平素，浩无老师还比较耐心，间或给她开小灶，补补课。自从跟玉珍老师吵了那一架之后，他就再也不给王小红开小灶了。不仅如此，他在课堂上还动不动骂王小红是个木脑壳，读了一世书还分不清个初一十五。骂得那个王小红眼泪鼻涕一起来，伏在桌上呜呜哭。连同学们都觉得奇怪，浩无老师本是个脾性最好的老师，为什么近来张口闭口就骂人？而且又专门拿着一个王小红出气。

倒是那个王小红有意思，平时浩无老师耐心教她，不见长进；这后来时常挨挨骂，竟骂出了一些长进。先前不论大考小考，都没有上过六十分；后来一次小考，竟得了六十二。连浩

无老师都感到有点惊讶，有点不相信。又重新看一次考卷，没错。一分都扣不下。但一想到她是王玉珍的侄女，浩无老师就毫不犹豫地拿起红笔将六十二改为五十九。这样，班上就只王小红一人不及格。

分数一宣布，王小红哭得要死。玉珍老师听侄女说这是浩无老师故意整她，便走到浩无老师宿舍门口，板着脸说要看看卷子。浩无老师一脸严肃回她：卷子一律不准查。

玉珍老师那桃子红的脸上，忽地一阵白，像个死人。嘴巴抖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

浩无老师真的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说要扳倒玉珍老师，就一定想办法去扳。一个大男人，的确憋不得这口气。但用篮球打玉珍老师也好，故意降了王小红的分数又不准玉珍老师查卷子也好，都只不过逗玉珍老师气一气，刹刹她的威风而已，并不能真正地扳倒她。要真正扳倒她，还得花一番功夫。

玉珍老师每天回丈夫那个学校去困觉，早上来。来去五、六里路。她中午便不回去，在食堂吃了饭，就在一间小屋子里休息。那间小屋子原本没有的。原本是一间很大的屋子，放物理仪器什么的，还有浩无老师的那部单车。浩无老师住在这间大屋子的隔壁。玉珍老师来了之后，就对学校书记和校长说，她中午没地方休息，要一间屋子。学校领导想来想去最后就想到了这间大屋子，便决定隔一小间出来，给玉珍老师休息。这一排房子没住其他的老师，原先只住了浩无老师，现在就多了个只困中午觉的玉珍老师。

浩无老师晓得，最值得注意玉珍老师行踪的，是午休这段时间。于是，他每天中午十二点还差十五分，就抢先去工区食堂排队买饭。端着饭边走边吃，一进学堂，饭也吃完了。不待

玉珍老师进屋，他已悄悄溜进那间大屋子，静静地蹲在那个墙洞之下。

那个墙洞大约是由于泥水匠太细心了，以为要摆电话，就开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洞。其实是无用的。玉珍老师进来之后，见了那墙洞不舒服，便用了一张白纸封住。浩无老师先前也觉得那个墙洞多余，如今却很感激那个泥水匠。不经意留下的小洞，却为浩无老师的秘密行动提供了许多方便。墙那边玉珍老师的一声咳嗽一声叹息，浩无老师都听得清清楚楚。

一连数日，所听到的也就是咳嗽声吐痰声叹气声而已。但浩无老师并未因此泄气。又等。终于有了些收获。

其间，有三个男人进来过。

一个是国中老师。那是个骚牯子。婆娘不在窑山，就常常跟女老师开玩笑，沾点嘴巴子上的光，或者捏别人屁股一把。不过，跟别人动真家伙还没听说过。他跟玉珍老师的关系表面上还可以，其实在背后也常骂她的娘。那天中午，国中老师跟着玉珍老师进来，就笑起来：哎呀，你一个人不寂寞么？我陪你困，要不要得？玉珍老师骂了一句：痞子！几十岁的人了，讲话没有个轻重。国中老师就哈哈笑着说：说轻也轻，说重也重，其实不轻不重为宜。说完，打几个哈哈，便走了。

再一个是书记。书记姓吴。吴书记那天来，只说了几句话，要玉珍老师带个口信，叫他那个在玉珍老师丈夫学堂当教务主任的朋友来吃饭。玉珍老师说可以。吴书记便走了。

第三个是校长。校长姓高。高校长一进来，脚步轻轻的。接着就听见打嗽声。打得浩无老师兴奋至极。娘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就听见玉珍老师这时说：不行，你过几天来。

高校长说：过几天？

玉珍老师说：四天。

高校长说：那我星期五来。

又噉了一阵，高校长才轻轻走了。

直到这时，浩无老师才发觉自己的秘密行动有一个重大的疏忽。那就是：即使发觉了玉珍老师和高校长的勾当又如何呢？难道马上冲出门外，喊老师们一起来捉奸！高校长平素没有得罪过他浩无，他浩无又何必给高校长难堪？他的主攻目标是玉珍老师，得想个办法，既可以避开高校长，又可以永远将玉珍老师的把柄抓在手里，叫她既奈何他浩无不得，又不敢再张狂。

浩无老师毕竟是聪明人。想一阵，猛一拍自己的脑壳，就立即将单车推出门，飞一样冲了出去。

浩无老师去了十里外的一个机械厂，那里有他的一个学生。那个学生买了一个微型收录机，他要借回来用上十天半月。

星期五那天中午，浩无老师买饭回来，在路上远远望见高校长和玉珍老师站在一起，两人神秘秘地嘀咕了几句什么，就很快分开了。浩无老师心中暗喜。回宿舍后，忙将那个微型收录机摆在墙洞里。听得玉珍老师的门锁一响，就赶紧掀一下开关，然后躺在自己特意铺在地下的旧垫子上等着看戏。浩无老师当时激动得浑身发抖。

果不其然，高校长后脚就到，一口一个玉珍。玉珍老师也一口一个哎。都喊得甜蜜蜜，轻飘飘。玉珍老师还说你这么性急干什么。高校长只嘿嘿笑。然后就倒在床上……

终于，收录机录下了该录的一切。浩无老师兴奋得简直要发疯。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天终于稳操胜券。只是那盘磁带走完了的时候，叭地响了一声，把三个人都吓了一跳。玉珍老师紧张地说：什么声音？高校长毕竟沉着一些，说：没什么

声音。浩无老师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浩无老师如获至宝。

拿回宿舍一放，哈哈，蛮好，清楚得不得了。这下子叫那个玉珍老师看个厉害。浩无老师并不放给其他老师听，自己藏在大口袋里。下午见办公室只有玉珍老师一人在改作业，便悠悠走进去，也不看玉珍老师，揪一下开关，里面就响起玉珍玉珍来。

玉珍老师原以为有人喊她，细一听，声音是从浩无老师身上发出来的。再一听，脸色猛然惨白，人蠢蠢地呆住。老半天，才哆哆嗦嗦说：你你做什么？

浩无老师笑起说：我没做什么，你要问问你做了什么。说罢，就转身走。玉珍老师急忙起身，一把拖住浩无老师，泪水双流，哀哀地说：浩无老师，我求你了！

浩无老师一本正经地说：不要拉拉扯扯，人家若是看见，影响不好。说罢就走。

玉珍老师自此神魂不安，那桃子红的脸上整日泛着苍白，精神委顿至极，再无先前的气势了。老师们都以为她病了，便问。却问不出什么名堂来。

一天，浩无老师正准备困午觉，门笃笃响了。打开一看，是玉珍老师。玉珍老师顺手把门关死，就噗地跪在地上，呜呜哭起来，说：浩无老师，我再也经不起这种折磨了，你再也不放手，我只有死才能解脱……

浩无老师说：你想威胁我？

玉珍老师一头乱发，猛晃：决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你要我怎么才好？又呜呜哭。

浩无老师冷冷一笑，说：怎么办？以后不要再血口喷人，不要什么好处都想捞！一个人要知足。就这么办。

玉珍老师脑壳直晃，临走时，又突然向浩无老师鞠了一躬，屁股翘得老高。这以后她一见浩无老师，就躲，走了魂一般。

有些老师渐渐觉得很奇怪，就问浩无老师：玉珍老师近来为什么处处都躲着你？

浩无老师两手一摊，眨眨眼，说：不晓得呀，她躲我做什么？我又不是老虎。

但老师们总觉得不对头，看看浩无老师那一副坦然的神态，便越加觉得他不可捉摸，是个非同寻常的人物。后来再评什么先进之类，玉珍老师就不像原先那样寸土必争了。一个人低垂着脑壳，谁也不看，什么话也不说。老师们就更加惊诧不已，就更觉得浩无老师厉害。也就渐渐有点怕起浩无老师来。怕他什么，又说不出，总之是躲着点好。打篮球，明明是浩无老师违了规，也不敢说，还说不是浩无老师违规。弄得浩无老师很恼火，不晓得那些老师撞了什么鬼。也再无人去浩无老师宿舍聊天了。浩无老师有时感到很孤独，便主动去其他老师宿舍坐坐。一去，那些老师竟像迎什么大人物一样，又递烟，又筛茶，谦恭至极。一口一个浩无老师，喊得诚惶诚恐。

这时，国中老师走进来。他右手腕上打着夹板。那是昨天下午打篮球时，浩无老师将他撞倒在地，把手腕骨给摔断了。浩无老师这时便很歉意地说：国中老师，很对不起，叫你受苦了。

国中老师连忙说：是我不注意，怎么能怪你呢？

其他老师也说：对的对的，只怪国中老师自己，怎么是你的责任呢？

弄得浩无老师半天没作声，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宿舍，想起老师们那一张张唯唯诺诺的脸，还有玉珍老师那张苍白的脸，浩无老师便不断地问自己，这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我是胜利者吗？我赢了吗？我还像个老师吗？浩无老师只觉脑壳胀痛，胸

口憋得厉害，闷了一口气。他突然抓起桌上的那个收录机，狠狠一家伙摔在地上，然后哇一声大哭起来……

（选自《青年作家》1992年第1期）